

高中中國名著選讀

歷代文評選

胡雲翼編

810
4717

中華書局印行

810
4717

民國二十九年六月印刷
民國二十九年六月發行

高中國文歷代文評選（全一冊）
名著選讀

上海實售中儲券十二元七角

（郵運匯費另加）



編者 胡 雲 翼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路錫三

印刷者 美商永寧有限公司

總發行處 昆明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序

文學批評的使命，重在文學作品上諸問題的討論與研究，而給與正確的回答。小而言之，如一字一韻一句一章一篇或一個作家的評議；大而言之，如文學界說，時代思潮，各種文體文派的淵源演變，以及文學之地方性或民族性的探討，均屬於文學批評的範疇。

古人論文之言，始於孔子，他在易經裏有『修辭立其誠』、『言有物』、『言有序』等語。左傳引孔子的話有『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不文，行而不遠。』禮記引孔子的話有『情欲信，辭欲巧。』在論語裏孔子又明明說：『辭達而已矣。』由此即可見文學批評之爲孔子所重視而開其端。繼之，如卜商的詩序，王充的藝增，班固的漢書藝文志詩賦略序，乃衍爲論文的專篇。至漢末魏初時，曹丕的典論論文，曹植的與楊德祖書，乃更進一步而爲意識明確的文評。自此以後，論文家鱗然而起。至梁代，便產生鍾嶸的詩品與劉勰的文心雕龍兩部稍有系統的批評專著。唐宋兩代，是散文與

美文互爭消長的時候，是人生派的文學與藝術派的文學短兵相接的時候，結果是韓愈歐陽修等的復古派壓倒駢體文而取得勝利，他們的中心思想，只是『文以載道』，並沒有什麼精密的理論。自宋以後，詩話詞話曲話之類的作品繁興，雖有美句名言，惜多支離破碎，沒有系統的結構。明代復古派最猖獗，他們的論著多不足觀。其較具卓識者，爲公安派三袁的文論。在清人中，當推章學誠爲善作文評，他的文史通義對於古文與時文有許多精采的議論。

創作與批評本是相互影響着而演進的。可惜歷代文家多專心致志於創作，而忽視批評方面的重要性。他們偶有論文之作，亦多見於序跋書信等類的應酬文件中，自難求其精粹。如劉勰的盡全力來寫一部文心雕龍，千古也沒有幾人。故雖遠自孔子即已重視文學批評，而兩千多年來故步自封，得不到健全博大的進展。今後我們欲求推進中國文學，自當特別注重批評一科，而力求其發揚光大。

高中國文選讀
歷代文評選目錄

典論論文(曹丕)

頁數

詩品序(鍾嶸)

四

明詩(劉勰)

一五

論說(劉勰)

二二

神思(劉勰)

三一

情采(劉勰)

三五

鎔裁(劉勰)

三九

夸飾(劉勰)

四二

物色(劉勰)

四五

知音(劉勰)

四八

文選序(蕭統).....	五三
文章篇(顏之推).....	五八
答李翊書(韓愈).....	六五
答韋中立書(柳宗元).....	六八
與元九書(白居易).....	七一
答謝民師書(蘇軾).....	八四
答茅坤書(唐順之).....	八七
論文上(袁宗道).....	九〇
論文下(袁宗道).....	九三
小修詩敘(袁宏道).....	九六
文人摹倣之病(顧炎武).....	九九
文人求古之病(顧炎武).....	一〇二
答沈大宗伯論詩書(袁枚).....	一〇五

文理(章學誠).....	一〇九
古文十弊(章學誠).....	一一六
古文辭類纂序(姚鼐).....	一二九
湖南文徵序(曾國藩).....	一三七
人間詞話(王國維).....	一四一

高中國文
名著選讀

歷代文評選

典論論文^{〔一〕}

曹丕^{〔二〕}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

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驟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蓋君子審己以度人，故能免於斯累，而作論文。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

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詞，以至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二〕儔也。

常人貴遠賤近，向聲背實，〔三〕又患聞於自見，謂己爲賢。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尙實，詩賦欲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體。

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至。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四〕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五〕周旦顯而制禮，〔六〕不以隱約而弗務，不以康樂而加思。夫然，則古人賤尺璧而重寸陰，〔七〕懼乎時之過已；而人多不強力，貧賤則懾於飢寒，富貴則流於逸樂，遂營目前之務，而遺千載之功。日月逝於上，禮貌衰於下，忽然與萬物遷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融等已逝，唯幹著論，成一家言。〔八〕

【註】〔一〕典論論文 典論，曹丕著，凡五卷。論文爲其中之一篇。〔二〕曹丕 字子桓，三國魏譙人。嗣父位。

爲魏王。後篡漢稱帝，在位六年，諡曰文。（一八六——二二六）有集。〔三〕傳毅 字武仲，東漢茂陵人。章帝

時爲蘭臺令史，與班固等同典校書。〔四〕班固 字孟堅，東漢安陵人。明帝章帝時典校祕書。著有漢書。

〔五〕超 字仲升，東漢安陵人。明帝時使西域，收服五十餘國，任西域都護，封定遠侯。〔六〕屬文 猶言作文，

謂連續字句使相屬也。〔七〕蘭臺令史 漢藏祕書之宮，觀曰蘭臺，置蘭臺令史，掌書奏及檢校祕籍。〔八〕

家有幣幣享之千金 喻人不自知其短也。〔九〕魯國孔融文舉 魯國，漢國名，即今山東曲阜等地。孔融字

文舉，漢獻帝時爲北海相，拜大中大夫，後爲曹操所誅。有孔北海集。〔一〇〕廣陵陳琳孔璋 廣陵，今江蘇江

都縣。陳琳字孔璋，初爲何進主簿，後歸袁紹，袁敗歸曹操，官至門下督。〔一一〕山陽王粲仲宣 山陽，今江蘇淮

安縣。王粲字仲宣，東漢末年，避亂荊州，依劉表。後仕魏，累官侍中。有王仲宣集。〔一二〕北海徐幹偉長 北海，今

山東壽光縣。徐幹字偉長，仕魏爲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著中論。〔一三〕陳留阮瑀元瑜 陳留，今河

南縣名。阮瑀字元瑜，爲曹操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有阮元瑜集。〔一四〕汝南應瑒德璉 汝南，今河南汝南縣

治。應瑒字德璉，曹操辟爲丞相掾，後爲五官將文學。有應德璉集。〔一五〕東平劉楨公幹 東平，今山東東平縣。

劉楨字公幹，魏文帝辟爲丞相掾。〔一六〕斯七子 孔融、陳琳、王粲、徐幹、阮瑀、應瑒、劉楨，號稱「建安七子。」

〔一七〕徐幹時有齊氣 謂齊俗文體舒緩，幹有此病也。〔一八〕張蔡 謂張衡、蔡邕。〔一九〕揚班 謂揚雄、班固。

〔二〇〕向聲背實 重視虛聲不求實際也。〔二一〕檢 法度也。〔二二〕西伯幽而演易 西伯者，西方諸侯之長，周文王也。紂囚文王於羑里，因推易象以作卦。〔二三〕周旦顯而制禮 周公旦，文王子，武王弟，相成王，作禮六篇。〔二四〕賤尺璧而重寸陰 淮南子：『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二五〕唯幹著論成一家言 曹丕與吳質書：『偉長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

詩品序 二

鍾嶸 三

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輝麗萬有；靈祇待之以致饗，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

昔南風之辭，卿雲之頌，厥義夙矣。夏歌曰：『鬱陶乎予心。』楚謠曰：『名余曰正則。』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

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眇邈，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衰周之倡也。自王、揚、枚、馬之徒，詞賦競爽，而吟詠靡聞。從李都尉迄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焉，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頓已缺喪。

東京〔二六〕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二七〕質本無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二八〕篤好斯文，平原兄弟，〔二九〕鬱爲文棟，劉楨、王粲，〔三〇〕爲其羽翼；次有攀龍託鳳，自致于屬車，〔三一〕者，蓋將百計。彬彬，〔三二〕之盛，大備于時矣。

爾後陵遲，〔三三〕衰弱，迄于有晉。太康，〔三四〕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三五〕勃爾復興，踵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三六〕時，貴黃老，〔三七〕稍尙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辭，淡乎寡味。爰及江表，〔三八〕微波尙傳，孫綽、許詢、桓庾，〔三九〕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四〇〕建安風力盡矣。

先是郭景純，〔四一〕用雋上之才，變創其體；劉越石，〔四二〕仗清剛之氣，贊成厥美；然彼衆我寡，未能動俗。逮義熙，〔四三〕中，謝益壽，〔四四〕斐然繼作。元嘉，〔四五〕初，有謝靈運，〔四六〕才高詞盛，富豔難蹤，固已含跨劉郭，〔四七〕凌轢潘左，〔四八〕故知陳思，〔四九〕爲建安之傑，公幹，〔五〇〕仲宣，〔五一〕爲輔；陸機，〔五二〕爲太康之英，安仁、景陽，〔五三〕爲輔；謝客，〔五四〕爲元嘉之雄，顏延，〔五五〕年，〔五六〕爲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

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五七〕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

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于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耶！

故詩有六義〔四七〕焉：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寫物，賦也。宏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采，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蹟。若但用賦體，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

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五〇〕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羣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五一〕漢妾辭宮，〔五二〕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戈外戍，殺氣雄邊；塞客衣單，嫠閨淚盡；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蛾入寵，再盼傾國；〔五三〕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陳詩何以展其義，非長歌何以騁其情？故曰：『詩可以羣，可以怨。』〔五四〕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莫尙於詩矣。故詞人作者，罔不愛好。

今之士俗，斯風熾矣。纔能勝衣，甫就小學，必甘心而馳騫焉。于是庸音雜體，各爲家法。至於膏衣子弟，恥文不逮，終朝點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爲警策，衆覩終淪平鈍。次有輕

薄之徒，笑曹劉〔垂〕爲古拙，謂鮑照〔芳〕義皇上人，〔垂〕謝朓〔芳〕今古獨步，而師鮑照終不及『日中市朝滿』〔垂〕學謝朓，劣得『黃鳥度青枝』〔垂〕徒自棄於高明，無涉于文流矣。

觀王公搢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爲口實，隨其嗜欲，商榷不同。潘漣〔二〕并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準的無依。

近彭城劉士章〔吳〕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爲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感而作焉。

昔九品論人，〔三〕七略裁士，〔四〕校以賓實，〔五〕誠多未值。〔六〕至若詩之爲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均博奕。方今皇帝，〔七〕資生知之上才，體沈鬱之幽思，文麗日月，賞〔八〕究天人，昔在貴游，已爲稱首。況八紘〔九〕旣奄，風靡雲蒸，抱玉者聯肩，握珠〔一〇〕者踵武；以瞰漢魏而不顧，吞晉宋於胸中，諒非農歌輟議，〔一一〕敢致流別。嶸之今錄，庶周旋于閭里，均之于談笑耳。

一品之中，略以世代爲先後，不以優劣爲詮次。又其人既往，其文克定，今所寓言，不錄存者。

夫屬詞比事，乃爲通談。若乃經國文符，^{〔七〕}應資博古；撰德駁奏，宜窮往烈。至乎吟詠性情，亦何貴於用事？『思君如流水，^{〔七〕}』既是卽目；『高臺多悲風，^{〔七〕}』亦惟所見；『清晨登隴首，^{〔七〕}』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七〕}』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顏延、謝莊，^{〔七〕}尤爲繁密，于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七〕}中文章殆同書抄。近任昉，^{〔七〕}王元長，^{〔八〕}等詞不貴奇，競須新事。爾來作者，寢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詞既失高，則宜加事義，雖謝天才，且表學問，亦一理乎！

陸機文賦，通而無貶；李充翰林，^{〔九〕}疎而不切；王微鴻寶，^{〔九〕}密而無裁；顏延論文，^{〔六〕}精而難曉；摯虞文志，^{〔六〕}詳而博贍，頗曰知言。觀斯數家，皆就談文體，而不顯優劣。至于謝客集詩，^{〔六〕}逢詩輒取；張隲文士，^{〔六〕}逢文卽書。諸英志錄，並義在文，曾無品第。矇今所錄，止乎五言。雖然，網羅古今，詞文殆集；輕欲辨彰清濁，掎摭病利，凡百二十人。^{〔一〇〕}

古預此宗流者，便稱才子。至斯三品升降，差非定制，方申變裁，請寄知者耳。

○ ○ ○ ○ ○

昔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爲體貳之才，銳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聞宮商之辨，四聲之論。或謂前達偶然不見，豈其然乎！

嘗試言之：古曰詩頌，皆被之金竹，故非調元音，無以諧會。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樓』，爲韻之首，故三祖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此重音韻之義也，與世之言宮商異矣。今旣不被管絃，亦何取于聲律耶？

齊有王元長者，嘗謂余云：『宮商與二儀俱生，自古詞人不知之。惟顏憲子乃云律呂音調，而其實大謬；唯見范曄、謝莊頗識之耳。』嘗欲進知音論，未就。王元長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三賢或貴公子孫，幼有文辨；於是士流景慕，務爲精密，襍積細微，專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余謂文製，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爲足矣。至平上去入，則余病未能。蜂腰鶴膝，閭里已具。

陳思贈弟，仲宣七哀，公幹思友，阮籍詠懷，子卿雙鳧，叔夜

雙鸞，〔一〇六〕茂先寒夕，〔一〇七〕平叔衣單，〔一〇八〕安仁倦暑，〔一〇九〕景陽苦雨，〔一一〇〕靈運鄴中，〔一一一〕士衡擬古，〔一一二〕越石感亂，〔一一三〕景純詠仙，〔一一四〕王微風月，〔一一五〕謝客山泉，〔一一六〕叔源離宴，〔一一七〕鮑照戍邊，〔一一八〕太冲詠史，〔一一九〕顏延入洛，〔一二〇〕陶公詠貧，〔一二一〕之製，惠連擣衣，〔一二二〕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所以謂篇章之珠澤，文采之鄧林。〔一二三〕

【註】〔一〕詩品序 詩品，鍾嶸著，共三卷，卷各有序，今合爲一篇。〔二〕鍾嶸 字仲偉，潁川長社人。齊永明

中爲國子生，建武初爲南康王侍郎，永元末除司徒行參軍，入梁，爲晉安王記室以終。〔三〕三才 天地人也。

〔四〕靈祇 柔祇，地也。圓靈，天也。〔五〕南風之辭 禮記樂記：『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風。』今所傳南風

歌，不類唐虞時語，蓋後世所擬作。〔六〕卿雲之頌 尚書大傳載舜作卿雲歌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

光華，旦復旦兮。』此亦後人所擬作。〔七〕復 遠也。〔八〕鬱陶乎予心 語見尚書五子之歌，亦僞作。鬱陶，

哀思也。〔九〕名余曰正則 楚辭離騷篇：『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一〇〕濫觴 謂事之開始也。〔一

〕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 漢騎都尉李陵有與蘇武詩，被稱爲五言詩之祖，實乃僞作。〔二〕古詩少遊人

世難詳 文選錄古詩十九首，不著作者時代及姓氏。〔三〕炎漢 漢以火德王，故曰炎漢。〔四〕衰周 謂

周之衰時，指春秋戰國也。〔五〕王揚枚馬 謂王褒、揚雄、枚乘、司馬相如，皆漢代賦家。〔六〕競爽 競明也。